

生命里的村庄

孟宪杰文集

我爱这里的山水，却不习惯城中的浮华。也可能是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，总有一些厌烦。于是乘着闲暇，登上了回村的车。推开老家大门的时候，顿觉自己就像一块黄土烧成的砖，又回到了黄土地上，是那么淳朴自然。



孟宪杰 /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生命里的村庄

孟宪杰文集

孟宪杰 /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里的村庄：孟宪杰文集 / 孟宪杰著. — 天津：
百花文艺出版社，2012. 8
ISBN 978-7-5306-6139-0

I. ①生… II. ①孟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2687 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：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：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：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：(022)23332478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

※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.75 插页 2 字数 165 千字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26.00 元

在困顿与黑夜中,我们 并肩前行(代序)

为孟先生文集作序,我诚惶诚恐:自己不是作家圈子里的,也非名人;先生比我年长得多,我是后学、晚辈。犹豫、推辞再三,拗不过。先生道:让你作序,是因为你能读懂我。

二十一年前,刚参加工作,先生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为官,有德行、有操守,为我所尊重,彼此间并无直接往来。七年前,在中央党校读博士期间,遇到也来学习的先生,彼此接触才多了;先生渐引我为同调、知己。后来,回老家或先生来京津,均有一晤,或醉或歌、或行或卧、愚谈体会、酣畅淋漓,成忘年交。

先生每有诗文佳作,通过短信或邮件发来,得以先睹。其旧体诗,有白乐天遗韵;散文,真实细腻、悲天悯人。

读先生散文,如面聆长者口述历史。

先生对儒家经典,了然于胸。生活于“毛、邓”时代,几乎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运动、大事,且长期主持一方政务,阅人无数。得天独厚的阅历,造就了其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,先生本身是一部意味深长、蕴含丰富的“大书”。

先生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或以他人人口吻、娓娓道出那些与其一同成长起来各色人物的故事,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个微观层面的历史画面;清

晰、生动、感人。像我这样，习惯于宏大历史叙事的读书人，会不自觉地把文章中的人物、事件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关联起来。就我而言，对先生描述的那段历史，有了更为深切的感悟。

先生笔下，大人物少而小人物多。在众多人物里，有抚琴的剃头匠、孤苦无依的村子、方正的父亲、慈祥的母亲、信仰坚定的村支书、退休而无保障的张大爷；地位最高的是统战部的老袁和书法家刘先生。通过一个个跃然纸上的小人物，我们了解了那时普通百姓的全面生活：柴米油盐、婚丧嫁娶、七情六欲、日用伦常；也能使我们了解种种“荒诞”：如剃头匠与古琴竟然发生了关联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带领群众战天斗地的老支书，竟会在八十岁的今天成了为民请命的“意见领袖”；世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，对自己的土地，毫无权力可言，眼看着自己被污染、侵占的土地，只能默默承受。

正是从这些叙述中，惊奇地发现，支撑我们民族几千年的，或者说，这个经历五千年而从未中断的文明所以延续的秘密在于：故事里的人物，都有向往美好生活的热心和行动！无论村子还是老拐，无论老支书还是父亲，无论张大爷还是灵芝，在极其艰难的生命历程中，遭遇了一连串重大事件，如土改、入社、四清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与拆迁，却能一一挺过：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。虽然艰难，却依旧达观。即便看不到希望，却从不绝望！各个沉浮在历史长河……对此，真不知究竟是该喜还是该悲啊。

先生的叙述，绝非与价值趋向无涉。从中，我能深刻地体察到他对弱小者的同情，对国家的热爱，乃至渗到骨子里的民族同胞情和深沉的忧患意识。从屈原到李白、杜甫，再到康有为、梁启超，我想，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了——悲天悯人！包括先生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，又为何总是深陷其中而难以自拔呢？时至今日，先生依旧主持着一个颇具规模的儒商研究会，希望从伦理入手，去缓解或消灭人们的逐利冲动。

我说,您这样做对有些人一定是有效的,而对有些人一定是无效的。先生只淡然一笑,道:咱俩最大的区别在于你追求“应该”,我追求“可能”!

是啊,我追求的是应该,而先生追求的是在既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。这是与先生在方法论上的区别,目的却是一致的。正是这样,才不妨碍成为知心朋友。

先生文笔,洗练质朴、平实委婉,沉郁顿挫处,颇有老杜之风,是我喜欢的。而先生文中所隐含着的慈悲,时常让我慨然动容、掩卷长思。透过文字,你也会发现,在困顿与黑暗中,你、我与先生,一直并肩前行。

吴克峰

2011年6月30日于天津南开

那盏灯(代序)

夜深了,那盏灯,仍然亮着。

灯下,他必定又在劳作。

他慈眉善目、身躯魁梧,厚重得那样泰然,仿佛只有这样,才能托起那颗长着浓密乌发的头颅,这是颗睿智的大脑。

真实总那么美!

这年纪,头发浓密乌黑,让人羡慕啊。

父母给的。

您有遗憾吗?

有。“文革”没上大学;政审不合格,没参军;市场经济没有成为成功的企业家。工作之后,偷空读书、思考、写作。

若有来生,最乐意干的是哪行?

文学。

认识他是邂逅,深知是通过读了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》的文章。流泪读了几遍。后来又读了一些其他的。作者的怜悯心与社会责任感、使命感,深深地感动了我。

古语曰: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?

作者生于一九四五年。可谓与“国之同龄”者。敏而好学、博闻强识,

是重大社会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。今年六十有余了,难能可贵的是有相当的“反思、自省”能力。这种能力,随着时间的推移,变得日益难能:把经历的事情和反思,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,对自己是个交代,对社会是一种负责。

中国太需要深刻而准确的反思了。没有深刻地反思,怎会脱胎换骨?没有准确地反省,怎能避免重蹈覆辙的危险?没有深刻而准确地反思,就不会有明确的目标和十足的干劲。

人民自由幸福、国家繁荣强盛,是作者的宏愿!这点决定了其作品的基调:真实、阳光、细腻、理性。编入该书的二十一篇散文,前二十篇偏于事实、情感;最后一篇,偏于理性、思索。至此,作者完成了一个心理轮回历程,达到了“融情于理、寓理于事”之境界。“事、理、情”通达了,“道、义”自在其中。不敢说篇篇都是名著,但绝非那种“矫揉粉饰”之文。作者取景于事实,以目击者、参与者或第三人口吻,饱蘸深情,徐徐道来:有的沉重得令人窒息,有的令人拍案叫绝,有的令人哀婉叹息,有的令人信心百倍,有的令人肃然起敬,有的令人冷静、沉思,有的令人快乐、大笑,有的如黄钟大吕,有的如涓涓细流、窃窃私语,有的如马三立的相声。想他人之未想、道他人之未道,是该书的一个特征。如此文章,多年少见。

谚曰:人品决定作品。古往今来,凡好作品,必定源于作者之德行、人性与悟性。没有德行,就不会悲天悯人;没有人性,就难以和谐相处;没有悟性,必定流于平庸。正是基于上述“三性”,作者把对众生的关怀、对美好社会的向往、对错误的反思与批判,含蓄而端庄、深沉而直观、沉重而委婉、淋漓尽致地呈现于读者面前,向读者展示了五十年间底层人生的万花筒!教人身临其境,发人深省!

能写出如此作品,除了“三性”外,还与作者几十年为官经历有关。曾主政一方,总能身先士卒,宽厚待人,公平处事,体恤百姓!据说,任县长

时,把忠于职守、忠于实践、忠于人民,作为座右铭;恪守与人为善、助人为乐、成人之美“三原则”。

文学是人学(仁学)。自老子、屈原以来,作家、作品无以数计,正是有了优秀作品,才塑造了我中华延绵千年独有的文明。人生有限,不能尽读圣贤书,是件遗憾的事儿。

自隋朝科举取士以来,进士出身的官员,恣意纵横于文坛。唐宋八大家是明证。在我看来,唐宋两朝是中华文明的高峰。文坛的良性发育,开启了唐宋两朝开放、宽容、理性、文明之风貌。

儒士或问苍天或责大地,或追问灵魂或抨击时弊,或为民请命,或考究或科研,或借景抒情或怀古,无不本着大爱、大道、大德而直抒其怀。各个心怀天下志,极力维护公道。若非受孔孟之道熏陶,焉有如此大雅之风尚?

元明清三朝,除了黄顾王“三儒”、徐光启外,乏善可陈。“进士累于文牍,平民囿于章回”,放弃了对道德、天理等大境界的追求,成了权势的走卒。

呜呼哀哉,唐宋之风不再久矣!

欣慰的是“五四”前后,陈独秀、鲁迅、胡适等有些唐宋味道,可好景不长!

那盏依然亮着的灯,灯下的他,必定还未入眠。

有人作文一生,有人种地一生,有人做官一生。然而,集“种地、作文、为官”于一身者,不多。作者以小说笔法创作散文,实在是创新!秉承了韩退之“文以载道、不平则鸣”之创作传统,非心怀慈悲大爱者,孰能?

那盏灯还亮着,美文还会有的。

作者农民情结之深,实实罕见!字里行间洋溢着仁爱、正气!有唐宋美文之风味,耐读。当自传,未为不可。

关注农民、贫民、平民等“小人物”，乃作品之又一突出特征！通篇充盈着爱恋与敬意，没有哀怨与消沉；通过人物、事件、情节、心理，展示真、善、美；倡导自强、民主、博爱；赞美劳动诚实、宽容理性、果敢与担当！处处体现“劳工神圣”！作品中的人物，个个栩栩如生、呼之欲出，即便是鸟、树、小草、房屋、狗，也都那样富有灵气与人性！耐人寻味！

我如实记录了对作者、作品的切身感受，照实说，一无名小卒，受此重托，实实忐忑，不会影响读者之“读兴”吧？

时下，假话、套话充斥，能读到美文、听到真言，是福分啊！

人啊，真心追求真善美，自然就远离了假丑恶！

黄 横

2011年5月16日

目 录

001	逝去的老屋
008	生命里的村庄
020	小巷悠悠
030	胡同深处
039	娘啊,娘
051	心结
065	老拐
073	村子
082	灵芝
094	工咏先生
099	心依晋中
110	情系吉东
120	广场独语
127	三下周村

- 132 生产队里的激情岁月
- 147 为有源头活水来
- 158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
- 168 王根生和他的铜城梦
- 179 茅屋日月
- 189 坚守
- 197 享受孤独
- 208 跋

逝去的老屋

老屋坐北朝南，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。屋顶的茅草，已被岁月的风雨吞噬，土坯墙，坑坑洼洼，千疮百孔，基脚虽是砖石，但经不住日涂月蚀，也已筋骨裸露，残缺不全了。每当夕阳西下，暮鸦归巢，老屋屹立在黄昏中，活脱一首旧日挽歌，一幅白云苍狗的老照片。

老屋联系着爷爷。对爷爷的印象有点儿模糊，只记得他是个干巴瘦老头儿，经常背着手，在小院里走来走去。大概他不识字，老屋是他最得意的作品。在院子里散步，眼睛常常往上瞄，一旦发现鸟雀落在屋顶、寻觅食物，立时眼睛一亮，挥手掷石而去。

老屋还联系着爷爷的爷爷。听父亲说，高祖是清道光年间从河北枣强县漂泊过来的。当时一根扁担两个筐，挑着全部家当，走呀走，走呀走，最后落脚这里。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垒起一个窝，先是一间茅屋，而后是两间。传到爷爷手里，又翻盖成三间。

打我记事，就晓得家里有一种习惯：每当麦收，总要把麦秆刷出来。每隔两年，用麦糠和泥，把屋泥一遍；每隔五年，用麦秆将屋顶铺一层。不管雨下得多大，风刮得多狂，屋在风雨中屹立，保持了家庭的宁静和温馨。特别是夏日，阴云密布、大雨如注的时候，我们透过窗上的玻璃，看到树木在风雨中摇曳；北风凛冽、大雪纷飞的寒冬，我们围坐在暖融融的火

炉旁,更加体会到老屋的价值。爷爷说得对:没有屋哪有家。

随着人口增加,屋越来越挤。爷爷有一个宏伟的理想——有生之年,再把屋翻新一次,由三间加到五间。爷爷把他的想法讲给我们听,大家当然高兴,爷爷描绘新屋的样子,那么高大、气派,令人向往。美好的向往调动了家人的积极性,为了把屋盖起来,大家节衣缩食,一分一分地积攒。爷爷一个鸡蛋也舍不得吃,让奶奶拿到集上卖。今年买架杈,明年买架梁,四五年的努力,眼看盖屋的材料备齐了。瞅着堆得高高的木料,爷爷不断地比划、计算着,仿佛看到了即将矗立的大屋。每有烦事相加或家人惹生气的时候,他独自一人蹲在木料前,一会儿,愁容就消失了,美丽的憧憬化解了老人的烦闷,美好的梦凝聚了一家人的心。那几年,日子过得特别顺心。马上就要住新屋了,新的向往给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欣。

谁知,就在即将开槽挖基的时候,日本人进村了。就是那么一班头戴钢盔的兵,凭着寒光闪闪的刺刀,把整个村子的人镇住了。为了防御,他们要在村中间修炮楼,所需屋料,当然要“取之于民”。而我们家现成木料,自然首先被看中。在雪亮的刺刀下,一根根木料从家里搬走了。

爷爷悲愤交加,常常在堆积木料的地方转,一圈又一圈。突如其来的遭遇,让他难以接受。木料用到炮楼上,再也回不来了。宏伟计划化为泡影,怎么对得起节衣缩食的家人,怎么尽到一家之长的责任。老头子在痛苦中思索,从夜不能寐到食不能进,积愤成疾。弥留之际,断断续续地对爹说:“一家人省吃俭用,让他们抢了,我对不住你们……”爷爷带着无比的怨恨和遗憾离开了我们。

爷爷的教训使父亲变得深沉。再三思索,决心不再重复爷爷的路子,而是要抛弃家里的地,到外边闯一下。凭着他的精明和忠厚,三年之后,成了一家绸布庄的经理。经商所得,显然比爷爷种地时的手头宽裕,存在决定意识,局势暂时的稳定,又增加了父亲的兴家立业、光宗耀祖的信

心,要实现爷爷的夙愿。于是,和新中国诞生同步,我家的五间北屋和爷爷未完成的两间西屋,几乎同时矗立在我们的四合院中,众乡亲个个投来羡慕的目光。一家人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的欢呼声中,欢庆家庭的再生和兴旺。

但是,让人不能理解的是:我家的成分定为小土地经营。母亲带着许多疑惑求教村干部。他们解释说,父亲在外是劳动者,被人剥削;家中无人种地,就要剥削别人,要不能盖起这么好的屋?几个刚刚把土地房产卖光的,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头头,“多划地主分浮财”,我们就沾了这个“光”。从此以后,我们对“剥削”这个字眼格外敏感,一见到就害怕。了解内情的,告诉母亲:“什么剥削,你家盖的房子太好了,人家眼红了。”母亲如梦初醒,望着新盖的房子发呆,开始想到:新屋可能带来不幸。

不出所料。哥哥考学、提干,我入团、参军,都受到影响。那是一种不明不白的影响。比如参军,我踊跃报名,体检合格,政审的时候被刷下来。为了体现党的团结政策和不唯成分论的原则,只能向我解释说:身体不合格、“辨色力差”,鼓励我当好民兵。一位当过兵的民兵连长为人实在,直截了当地说:尿别子摆不到条机上,别费那劲了。我方知真伪,痛哭了一场。

每当父亲从外边回来,总站在新屋前头琢磨:是不是也犯了爷爷的错误,吃了盖屋的亏?

那几年,我刚读小学,因为家庭的阴影,总有要改变环境,有出人头地的愿望,希望自己将来和父亲一样,出门干一番大事业,学习格外刻苦。每天放学后,拾柴、挖菜,晚饭后就坐在煤油灯下,认真做作业。这时,母亲也做完一天的活儿,又摇起纺车。我朗朗读书声和母亲嗡嗡的纺车声,融在一起,屋里便充盈了欢乐的旋律。母亲的慈爱和我的童趣稚心交织在一起,成为记忆中最难忘的。夜深了,再听母亲讲神奇的故事,渐渐

困意袭来，一骨碌倒在母亲怀里。我想母亲听着我睡梦中的喃喃呓语，肯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。这时，老屋已挡住了外面的风雨，屋里除了母子真挚感情和会心的笑容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一直到一九五八年，天底下一下子热闹起来，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、“二十年赶上英国”，口号一个比一个强，指标一级比一级高。绣惠公社亩产超过一万两千斤；枣园公社芝麻抽打出了香油。“奇迹”开阔了人们的眼界，头脑白热得不能自制了，大食堂呼之欲出。办在哪里？转遍了两条街，我家成分高，又有五间好屋，自然选定了这里。吃饭的人越来越多，逐步扩建，西屋也成了仓库。母亲急了，“先公后私”，村干部还算讲理，从西街找了三间场院屋子，让我们暂时“委屈”一下。母亲识时务，一边流着泪，一边搬着家当。因为改变了用途，五间北屋被掏得千疮百孔，高大气派的屋，俨然一个被百般折磨的老人，衣衫褴褛，皮开肉绽。缕缕炊烟，丝丝蒸气，不时从里面冒出，沉痛地向人们诉说着自己的委屈。这年，母亲让我给父亲写信，不让父亲再回来探家。她很理智，再也不能让父亲的心受煎熬了。她知道父亲要是看见屋被糟蹋成这个样子，还不知多么难受。

历史好像开了个玩笑，使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清道光年间：高祖从河北枣强逃荒而来的年代，那时没房，只能借住在别人的场院屋里。四代人经过近百年奋斗，恰恰又回到了这里。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，令母亲身体一下子垮了。我很担心，日夜守护着她，熬汤煎药，用心服侍。母亲看着我，想起了在外的哥哥，增强了生活的信心。她说“天无绝人之路，总有说理的时候”。真的，不到三年，大食堂以失败告终，我们又搬回了自己的家，到1960年，狂热运动终于受到了经济规则的惩罚。三分天灾，七分人祸，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年近花甲的父亲辞职回家了。他响应党的号召，主动填写了要求下放的申请。这个还差一年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的老头子，竟把铺盖扔上一辆牛车，在滚滚黄尘中辗转而

归。

父亲两千七百元的退職费,成了全家关注的焦点。母亲认为,这是国家给父亲的辛苦钱,应该存入银行,用于养老,父亲身体不好,看病吃药,没钱不行。我们都支持母亲的意见,父亲却不同意,执意修房子,他的理由是:房子不修就倒,倒了就盖不起来了,没有房子,一家人住在哪里,养老也得有地方。当然谁也拗不过父亲。

不知为什么,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雨水特别多,夏季来得早,不见晴。有时,雨就像从天上倒水一样,哗哗地泼,一会儿沟满河平,庄稼都淹了。望着不见太阳阴沉的天,只能唉声长叹。父亲坐在老屋跟前,一袋一袋地抽闷烟,脸色铁青。家里死一般寂静,只有桌上的钟,不知好孬,滴滴答答地走。

雨季之后,家里请来了工匠,买了砖石、木料,备了麦草麦糠,开始修葺。先用麦草把屋顶披好,然后用砖石修补墙,最后用泥和白灰把前后墙泥一遍。老屋就像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、沐浴后,换了新装,霎时露出了精神。

屋子修复之前,他让石匠刻了一块石碑镶在墙上,上面写道:“此屋建于1829年,几经翻修,这是第六次。此为记。”这块小小碑刻,反应了父亲当时的心思,他要继承祖业,并要发扬光大。似乎把自己的生存价值和屋子的存在结合起来。这座老屋可以证明,这一辈子,他没有白活。所以当把修理房子的费用点给人家时,并不吝惜,而母亲却面带忧思,她大概在想,下一步日子怎么过。

我看,并不是哪家的指示高明或谁的所谓创造优劣,是饥饿的群众为了“保命”,不得不进行“三自一包”。结果一“包”就灵,靠它一步步渡过了难关。别看满肚子是玉米面、地瓜干,一旦填饱了肚子,腰杆子就直了。然而好景不长,“大跃进”、“四清运动”,人们对饥饿仍有后怕的时候,“文